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

十二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雜著

茶錄

荔支譜

硯記

茶記

墨辨

芝草述

里醫之言

灌淵之魚

端明集卷二十五

一

都廬之言

福州五戒

諭鄉老諸生文

杭州戒弄潮

雜說

評書

文房四說

茶錄 并序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



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叙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實潤爲上旣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菓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产品者

以此

藏茶

茶宜蒨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蒨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端明集二二五

三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蠲眼者過熟湯也况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燂盞

凡欲點茶先須燂盞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眊其面色鮮明着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端明集卷三五

四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鈐

茶鈐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輸石皆能生銹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畧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燿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盞鬪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甃石爲之

後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

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襄謹記

荔枝譜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惟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雜遝離支蓋誇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

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鬲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旣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蚤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

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支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為竒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稊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于海瀕崑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干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遼遠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其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支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鐸音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似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

得而狀也荔支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有陳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荔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亦自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于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鬱為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

覽之勝無與為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為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飫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錄為州之第一

第四

荔支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為荔支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

羗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為疾即少覺熱以密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大略其花春生簌簌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傍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

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更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搖之荅荅然以逐蝙蝠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滷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支漬之暴乾色紅味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修貢與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

去上聲汗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密煎二種慶曆初大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剝生荔支笮去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及半乾者為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支減常歲十之六七然修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以下十二品有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窳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支之大者皆莫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秦今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類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

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支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泉州為第一藍氏兄弟圭為太常博士丞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竒聲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曰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支皆旁去聲蒂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味皆勝虎皮以下二十品無等次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一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為準民倍直購之以輸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朶至一二百顆將熟多破裂凡

荔枝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殼為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怪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堂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漑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賴核

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支每朵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支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支色深紅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
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在
城東報國院冢傍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支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
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顥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

端明集卷二十五

十三

之粉紅者荔支多深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傅朱
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支將絕纔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
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

枇杷閩中近亦有之

出於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
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祐四年歲次
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

硯記

端州崔生之才居端巖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
千數十年無可崔意者一旦工者於後巖百丈阮
剖石得紫龍郊其里人來觀者持羊酒賀造成研
長尺廣減十之四厚重寬平開匣粹潤若有德君
子上下眼各四當中暈七重又其文表裏無有纖
瑕微近手則潤澤可劇墨矣崔抱研輒忘寢食者
久之念竒寶不可私藏誰其當之不遠千里授使
者以來遺予齋戒發封誣吉日以澄心堂紙李廷
珪墨諸葛高鼠鬚筆為之記皇祐癸巳十二月
二十八日

茶記

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
可作五七餅如伍銖錢大方其盛時高視茶山莫
敢與之角一餅直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
為園家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為予言
其事今年枯枿輒生一枝造成一餅小於五銖大
詔越四千里特携以來京師見予喜發顏面予
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詔不遠數千里之役其勤
如此意謂非予莫之省也可憐哉己巳初月
朔日書

墨辨

曾君視予墨一丸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音漫其
曰歙州李廷珪造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廷珪墨形
模不類也其名字不同不邇珪形制復異謂之真廷
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度
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
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傳某嘗侍仁宗群
玉宴輒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幕歙州李超
造與今所視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
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

端明集二五

十五

文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者
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
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偽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
歸吾家里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說以贈曾君或墨之
思覽予說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
日莆陽蔡某記

芝草述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崇德里保福院產芝一本
四月八日癸未令朱定得之詣府質黑而堅葉如
側荷其上又出一本離為六莖枝柯聳密中有連

理末如燕尾而朱涅之高可尺許世傳古篆芝字
皆枝葉扶疎豈古人象形而作乎而漢齊房歌曰
九莖連葉玄氣之精正謂玄芝而有九莖與葉連
也芝之爲物在處有之大較形類苗孺音軟近無是
比儻或有焉而予未之見也故特書之樞密直學
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軍州事蔡某題

里醫之言

周熄秦潰漢維魏承歷代更王張紀綱建法度則
方冊存焉論者謂聖人者言治心治身治國家天
下舉曰仁義而已漢魏而下曠世持久載籍可觀

政具尤悉所謂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焉者孰不
曰要之仁義之歸而已矣率仁義之治而德教壅
涸者有之生物橫悴者有之何聖人者之言施之
於事如是之異耶某論之曰予里中有醫工凡百
骸之孿植六府之環回表裏相依精氣布流色迎
聲諦指鈎心決刻日語人以生死期卒不夸妄醫
之隣有蘊病者幾七月造其廬而請焉醫曰子
之疾一之年子今亡矣夫疾豈謂筋弱氣衰暴
于其外而謂疾哉雖百骸舉安氣有所抑萌于
其中斯固疾已故輔藥之道三曼膚愉神先藥

自將上也疾萌于中圖剪其萌中也暴于其外一
旦勤勤然者下也子之疾雖暴于其外然餌吾劑
審如吾經禦其爲仇害者後百日乃可瘳疾者往
及期勿平而益加又造醫之廬曰如期勿平先生
其給乎醫復視之却立曰子嘗某物食張仇害之
勢燄倒鈇鉞而授柄未有見其勝也當如鄉者之
言後百日尚可瘳疾者謹如其教如期而疾果大
愈夫一身之疾藥非不工也物有害之弗平而益
加天下之疾箴以仁義而害于邪說欲其渥澤汪
濊其可得乎自戰國陵夷經籍歇滅簡編詭制僵

不可植于斯之時嚮利尋豐之徒咸以術進百
家並建墨粉交績以至倡發異端緣智巧飾鼓行
乎天下世聞俗習愈久而益恬故其治與三代差
遠蓋政蔽而道龐非仁義罪也且聖人之言仁義
也者性誠先覺篤實光大研神之變抗天之運致
之於用然格善戰之謀塞任刑之兌尊心於至和
之際措躬於無邪之適動有章程居有彛則周
流而無迹經略而不遺端拱巖廊之上熏冒蒼
垠之表豈非守之至簡約行之至廣密者歟孔子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其人舉之而已舉之奈

何曰如醫之言

灌淵之魚

谿谷之水激注瀉狀彌厓缺合留爲灌淵澈靚幽
壑蓋鱗屬之宮隩也瀕溪之居者有畸叟在焉畸
叟扃括淵中之利諭閭巷之間曰前有灌淵吾嘗
封焉淵之魚自鯤而鯢交首橫鬣春孳陽隙夏入
冰垠乃今而徃彼哉孰有且帛于吾軀粒于吾嗑
茲焉是依無何聞之於里中惡少年者少年數十
輩頭會相與謀曰灌淵之大鱗屬之息畸叟奚爲
而採置諸懷獨能斂手袂間而悚其教乎於是焉

畧罔罾笱掩擊顛倒敗其宮隩若取釜中及其已
則淵魚且盡其存者濡沫而勞尾者矣之人也未
始知之異日呼其子曰向之魚筦于吾且久其洋
洋于于者乎待其子而徃注睛四視其出游者儻
有焉叟意貢墳梁石以蔽投蕭以摻復諭其閭巷
曰灌淵之上力用加苦設有攘吾利者吾弗徒已
也旣而惡年少亦悛其宿圖久之又屬其子而徃
焉視其出游特大者跳躍去來而小者無幾叟益
惑不知其出西澤有業漁者過畸叟曰子藏魚于
淵舉識其類乎畸叟者曩不槩意曰吾觀江之鱉

音忌大而有絕力其類之芒芒而勢不興或者皆為其所以并食之雖溪谷間亦不殊路子畏罟罔之潰而不知其類之大而有絕力者并食之之為害也矣安愚子曰天王之大寓其灌淵也耶籍類編民其灌淵之魚也耶污官刻吏惡少年罟罔之具也耶鉅室倖民害淵之大魚也耶國帑之賦登十而一污官刻吏又強半之鉅室倖民倍稱而盡取若是棲魚于淵畸叟之獲弗加錙毫豈特為惡少年害魚之利乎雖少年之已悛而害魚之未判吾不知淵中之芒芒者殘其性也耶樂其生也耶

都廬之言

粵絕都會莊岳交通之道人有植修木幾百尺緯于四隅填然淵然鼓于其側舉都之人荅鼓而至竦頤累趺環立如堵是人也瓠解而噪呼喉中出絡下語緣木行空指之所膠踵之所掎岌然顛隕翩然振起梟鳶盤嬉狡狙肆捷曾未盈晷而變易電幻殆不若人有也已之覲負卍童乃舉厥筐抵于環立者祈以金錢適有眊賈過焉憮然而語曰號物為萬人犯其一有聾盲蹇僂之苦者命有不幸矣有連兵轉餉之勞者時有不幸矣汝曹陶生

聖世肖貌母缺曷不假田粹土稼而粒乎曷不構
廬分植緝而帛乎曷不業工逞巧而亟售乎曷不
殫財掩匱而集羸乎利生多岐孰攘孰圍奈何栖
然婦從其姑母提其嬰暴露秦疆浮遊宋野沂淮
亂江躡吳蹙越輕遺體若絃縱而爲資身之策豈
其善耶竿者嫚之曰若能習吾所爲乎旣賤愀然
作色曰吾辨貴以親子反傲我乎竿者曰子之業
則不遷矣吾固若子也且嘗語子乎吾之道始者
篤塲圃以跳梁俯堂涂而踊陌魄惴坎窪神競磧
礫如是者累月矣旣而貼倍尋之危批數仞之表

搶榆枋而特上漸干桷而遐戾如是者積有年矣
然後支體順投神氣完守雖層崖絕壁雲鳥勸飛
千出萬殊劔戟紛揮于吾前未嘗易志而鼻音綿
視語曰內巧專而外滑消不膚撓而不目逃弗吾
加矣投能且爾矧百尺之木哉以之角萬夫則有
夸譽矣以之食力則無大責矣夫擿于砥道或離
蹶踣之患又吾之所爲乎倘有人焉雅不習爲粹
跋乎高智外不可當乎十目之視內已深乎夏畦
之疾其不縻區殍族者天幸之萬一耳惡能名聞
之章著者乎吾所以宿其業置用在我奚累之及

乎安愚子聞之曰有道而寄者豈其人哉求之於
世德業其大技能歟名位其大修竿歟荷人爵登
臣陞內以獻道於君外以利澤於民必有久德大
業然後享崇高莫大之位外澤利於百姓內環省
于胷中無所愧負故德業著而位不加有國之羞
也爵位高德業昧身之殃也吾惡夫急日月連黨
與進不由道險詖以取榮貴其詐不售則哀歌悲
謠誹政譏世之爲也不幸而當所欲外則驕蹇敗
撓尋至其脫然者亦天幸之萬一耳豈仕人之知
顧出游民之下不然矣竿者不省其氏族
而其伎種於都盧爲都盧之言以自警云

福州五戒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
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
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
可不戒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
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
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
破產賣宅盛爲酒肴以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
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

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
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
興訟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
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為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
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
為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橐
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
已若不满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

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要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
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
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強者食弱者
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
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
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
則為良善其議至明不可不知

諭鄉老諸生文

某備位刺史行春奠之禮於孔子廟郡之士人來

相予職爰及耆艾亦集庭下既延之坐謹問之曰
唯爾諸老前觀刺史之政多矣吾州數萬族人情
善惡亦唯萬殊刺史爲治孰不欲興利去害宣流
風化與古爲比逮及三年民未之信則又去矣將
良吏之難值耶抑治道之難至耶某德業不能過
人智術不能濟衆夙夜悉心唯民實憂察禁邪猾
扶善沮惡使強弱各安其分然未免於刑罰豈足
爲治哉至於孝慈友弟敦厚信讓之風將有望於
諸老老者之言少者之法父詔其子兄命其弟相率
以從教一家修之一國效之能以興禮讓而止獄訟
亦諸老有助於刺史也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
而進德業必有師友顓訓導之方爲之治經術習
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其人而冒居之學不
用成民罔攸信某之治郡甫爾士人之修德行與
經術文章者莫知其誰譬言諸蒙霧罔識處所諸
公各以至公之心而稱舉能者以備其闕孔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諸生條陳其人實
密其封予將擇焉

杭州戒弄潮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

怒乃其俗習於以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時或沉溺魂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雜說

李靖稱符堅之敗非謝玄之善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之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所以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

爲垂所陷明矣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予觀秦伐江南唯垂曰晉武平吳唯張杜而已若昧群臣豈能成功以此謂垂陷堅未盡矣垂知進討之爲利不能料堅之材堪與不堪辦事此所以勸之也當謝玄隔淝水爲陣夫兵半渡而擊之利以是堅許却軍也玄以八千之衆當百萬渡水而薄人兵家所忌豈不知此乎蓋料堅之陣大旣難整然後觀形勢也旣而堅陣果動玄濟而戰堅衆遂潰使堅之陣難却而整玄必不濟矣此玄之料事合於機變若以垂軍獨爲陷堅當其以千騎赴垂信

子寶之言取堅如振替葉垂之不爲足驗垂無陷
堅之意夫善用兵者雖敗不亡垂一軍之全法制
在焉垂不能知堅之材則可罪謂之陷堅誣矣王
景略之亡唯勸堅勿伐江南景略蓋知堅之材故
云耳

福唐水居船舉家棲于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
未始去是微哉其爲生也然觀其趣往來就取直
以自給朝暮飭蔬一椀不知鼎飪烹調之味也緼
衣葛服不知錦紈絜麗之美也婦姑荆簪不知塗
脂粉黛之飾也蓬雨蓆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也

相羊窮年少而老生而死一事不入於中矣與夫
陰懷賊險乘利求倖盛時翕翕其敗熄滅無種孰
爲勝負耶

開元中霓裳羽衣盛行於時唐末兵戈浸以微滅
今河中有舊譜而其字形與世之譜字臆粟笙皆
不合無從而得唯法曲散序無拍謂霓裳之遺音
未必然也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亡缺彷彿法曲造
之寄林鍾商華日新亦造望瀛懷仙二曲世人罕
得其本也

慶曆間予在館閣嘗見九仙經會修業文總目凡

怪誕之說擯而不取故家無傳本及來泉山抱病數年顛讀醫方藥石之說漸入修生之要以精氣神為妙用故仙經丹訣亦歷覽焉然取其可以資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與也已

孫子書其文有三代風而其致旨一切取勝蓋戰國事也至於精思明決數千年以來兵家盛敗未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絕世之高智乎予愛其無智名無勇功之說故錄之

或曰鼂錯為景帝謀削諸侯以尊漢而陷於仇人身死都市事適未就而遭讒被禍其誠忠矣而楊

子雲乃以為愚何哉愚錯而孰為忠邪曰錯誠忠矣然為漢謀諸侯則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賈生推恩以分地乃謀者之長策烏孫公主七十餘持携男女還漢人生匹偶故有常理而楚主嫁異國配胡人豈獨楚王之不才漢之醜無時可滅又啟後世和親外夷之端張騫之罪也

漢通外國以弊羗氏斯其無策之甚夫撫安夷狄而威制之蓋慮為邊患耳豈致意於天馬蹇牛異物詭說哉過猶不及也

甚哉愛之蔽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議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漢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顧賴利能奪愛婦人於愛爲最深而武后自殺其子以固權嗟乎孰可與論是邪

夫人明慧稟於天資不可強而學士當盡心於其間金鐵之磨勵旣鍊其質又從而成器太阿龍淵資夫人力者故鍊而成器學者勉之

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爲詩賦者尚不知何等事爲文章况文章士之末邪欲人之興行如曾顏治民如龔黃者難矣

予自閑居日造吾門者道對偶事以爲才不才嗟乎治道何從而興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歸之於天蓋非人之所能測云爾異乎今之言命者有陰陽日月星辰歲時異端之術幸而時合則莫不推引以爲驗也甚哉人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語也卜筮最古春秋時有相骨日者後世尤盛唐初乃有論命之說今之三命星筭分爲二門而善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所以博濟耳

予少時治經書觀聖賢於刑獄尤諄諄尚書所載最爲詳密私心以爲天下萬務若生民不得其平又豈專在刑獄乎及仕宦二十年歷事日久然後知生民之患莫大於獄失其情官巧文律嗚呼聖人之意深矣

予每讀易至於決獄用刑之說其卦多有凶象而用在剛陽之爻蓋非明不燭非剛不決君子有是二者濟以仁恕斯可謂士矣

樂自王朴之後無述作仁宗時李詔重造樂器廢朴鐘磬其後復用阮逸胡瑗更作新樂蜀人房庶又爲異議迄今無定論林氏巽之學通易卦太陽太陰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評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爲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爲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爲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

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迹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
者無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
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
有神妙予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
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粗
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
非虛也

近世篆書好為竒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
力渾厚可謂篆中之雄也學者宜知此說然後可
與論篆矣

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
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

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
直有奴僕之態况他人所可擬議

智永草書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有存者太宗取
其最精者模寫勒石云律呂調陽者是也

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
閩中無佳石以堅木刊字往往有予筆迹摸刻多
或失真自今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絕向時子

弟輩多蓄予字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蘭亭摸本秘閣一本蘇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唯隸書最盛分今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存今者李德林碑褚書三龕碑是也瘞鶴文字有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逸少殊無髣髴也

文房四說

又作雜評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筆諸葛高許頔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絕品也墨有李庭珪承宴易水張遇亦為獨步四物文房推先好事者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綠紺如玉石二物入用
餘不足道也墨李庭珪為第一庭寬承晏次之張
遇易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煙自
異當辨是也紙李王澄心堂為第一其物出江南
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
非佳物也筆用毫為難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
卓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頓所造二品亦不減之
然其運動隨手無滯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論之也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色鮮明過之
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

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研有羅
紋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班之類其要在堅密溫
潤天將陰雨水脉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黃山
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庭珪然匠者多貧人於
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煙遣令就黃
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奇絕唯好事以厚
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至也

李隲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
紙微精細而差黃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
果可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

銳少損已禿不中使矣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來江南為歙人超之子庭珪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為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為邽與寬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庭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備條數等傳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世以歙州李庭

珪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脊者為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近世兗州陳朗亦為精庭珪弟庭寬寬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輒絕無有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寬承晏文用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以來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為家寶也

李庭珪墨為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為染飾

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寬寬之子文用亦造墨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侯言有庭寬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為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為語其未至必能少進其藝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況其新者宜以漆匣密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易水張遇亦為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睹矣

近得歙煙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為浮光乃知木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為留守推官事宋公見遺李庭珪墨自爾書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墨之說尤為精微唐彦猷殊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木瓶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韻樊槻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涼盡出研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唐彦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為天下第一黜端嚴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

勝之理曰墨黑物也施於紫石則昧曖不明在紅黃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研必用水雖先飲之何研之差故爲天下第一

東州可謂多竒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研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也

東州可謂多竒石自紅絲出其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烝栗續又有紫金研其餘紅斑黑斑不堪作硯造茶器亦大好其下州郡未見如此竒石也東州固多竒石始得紅絲研後又得黑角研黃玉研今得褐石研黑角研尤精好如紅斑黑斑可作茶器而不堪爲研如東州豆斑青角不足道也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僕之所好有異於人乎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過此無足議也

蜀牋惟白色而厚者爲佳今上方有故時貢者實可愛也近歲利在薄而易售以是絕不佳此物乃

可惜耳常州強武賢造粉牋殊精雖未為竒物然於當今好事亦難得耳雲母粉不利人目用者宜審之吾嘗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况可存之遠久哉

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